

一個政治人

物的私房話



钟叔河·选辑

曾国藩与弟书



曾国藩与弟书

钟叔河·选辑

一个政治人物的私房话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国藩与弟书/钟叔河选编. —长沙:岳麓书社, 2002
ISBN 7-80665-159-4

I. 曾… II. 钟… III. 曾国藩(1811~1872) —书信
集 IV. 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8038 号

责任编辑 丁双平

封面设计 胡 颖

曾国藩与弟书

钟叔河 选辑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新民路 10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望城县印刷厂印刷

2002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

字数:336,000 印数:1—5,000

ISBN7-80665-159-4

G·247 定价:1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望城县湘江东路 251 号 邮编:410200

沈弟五在廿四早接廿二玉刻信因論偉
 遠三以目下就中必酒後因接識此意城者
 立此志為其之語元懷造詣言中 蘇外園河
 外民分十餘里管轄甲在天下此時不備
 隱名號之逃至漢川先已焚燒劫掠而後
 乃後至其極大地市敵自焚五人詢不余欺

東至年年中望者以愛民誠懇之至理當通
 潤之通村心升之況及底臨見而三功敗
 官之出造難者此大敵之其家以年之身
 以河食易造難者此大敵之其家以年之身
 按圖時心之敵我乃一第三家歷年以來縱
 高者一得而而寸心總不勝之愛民而不害

元悔前真家之形既事料理俾以
 餘福此則其意隆矣章之於外是也
 其家其意隆矣章之於外是也
 界以天任一事其意隆矣章之於外是也
 思之志在望及馬家不致發生中
 信物尤可為需者以閱 元國書 書 年
 四月廿二刻

咸丰十年四月二十四与沅弟书手迹

(见本书一八八页,手迹现藏湖南,台湾《湘乡曾氏文献》未收)

澄度兄弟左右八月廿四接去之信至今
未接覆信不知 弟在和巴田家否余
所改書院園已接到否園係就九弟原
稿改正中間添一花園以原園係點文
章一角板也余所改規模太崇闊
當此大亂之世與造屋於壯瓊殊非所
宜恐刻教未滿或有他靈 弟與邑中
此位賢紳氣商去奉沅弟赴屋來矣
余至今以為隱憂此事又係沅弟與
弟作主不可不愴之於始 弟向來於
憂憂消長之機察心留此事而當三里
至厲、龍張廿日進兵廿九日獲一勝仗
日內國札休寧城外祁門老營安穩
余身體尚好惟京城信息甚壞皖南

年終望起色且愧且憤家事已布
正料金甚可放心但恐黃堂盡買田起
屋以重余之罪戾則寸心大為不安不
特生前做人不安即死後做鬼也是不
安特此預告 賢弟切望至咸黃堂
盡買田幾座 弟若聽我，便感激尔
弟若不聽我，便恨尔但令世界略得
太平大局略為挽回我家豈不怕後
飯吃若大局難挽則教難逃則田
產愈多指摘愈眾鉅錢愈多搶劫
愈甚有何益之乎武廟後黃堂至如
添置田產余即以公債捐於湘鄉黃
興堂望 賢弟千萬莫蹈我往惡
此問

近好

光緒三十一年十月廿四日

咸丰十年十月初四与澄弟书手迹

(见本书二一二页，手迹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復九大人八月廿四夜

沅弟左右廿三日接弟十八日信欣慰甲五科三兩姪於初
初四均得生子先大夫於十日之內得三曾孫余近年他無所
求惟盼家中添丁心甚拳拳今乃喜溢望外弟之有功於家不
僅謀葬祖父一事然此亦大功之昭著者即越級超保亦必不
干部馭也來汝會晤一節儘可置之緩圖順齋排行一節亦請
暫置緩圖此等事幸而獲勝而衆人耽耽環伺必欲尋隙一洩
其忿彼不能報復而衆人若皆思代彼報復者吾閱世最久見
此甚明寄雲一疏而參撫黃藩又一片而保撫郭臬李非不快
意當時即聞外議不平其後小遂果代黃報復而雲仙亦與毛

同治五年八月二十四與沅弟書發刻沙件

（見本書三七八頁，上文倒數第二行第十三字“又”為“文”之誤，全句應為“寄云一疏而參托黃藩文，一片而保托郭臬李”，指同治二年兩廣總督毛鴻賓疏參廣東巡撫黃贊湯、藩司文格，保郭嵩焘出任粵撫，李瀚章出任臬司事。誤“文”為“又”，文義既不通，敘事更不知所云了。本書已經改正。）

一个政治人物的私房话

钟叔河

我在岳麓书社做总编辑的时候,是主张总编辑在做好总编工作的同时,也同时做一点编辑工作的,当时曾有过一句话:“总编辑应该是第一编辑嘛。”这里所说的,不是指一般的技术编辑和案头编辑的工作,虽然这类工作也很重要;这里所说的,乃是自己动手编书,就像过去张元济编《四部丛刊》,叶圣陶编《十三经索引》那样。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在那几年中,先后编了《走向世界丛书》,编了《凤凰丛书》,编了《知堂书话》和《知堂序跋》,此外还编了《曾国藩教子书》和这本《曾国藩与弟书》。

《曾国藩教子书》初版于一九八六年二月,署名“钟叔河选编/岳麓书社印行”,封四上同时做了《与弟书》的预告,因为两本书的选编工作本是同时进行的。结果《教子书》印出来后,读者反应还算热烈,但有人提出每封信的内容提要还应该再详明一些,发信的时间和地点最好在开头大字标明,同时校点不无小误也应力求改正。补做这些事很需要时间,加上我随后又离开了岳麓书社,于是本书直到现在始得以出版。

本书共收书信四百八十四篇(列题者二百九十二篇,附录者一

曾国藩与弟书

百九十二篇)。这些书信和《教子书》一样,都是曾国藩家书的选本而非全本。曾氏的家书很多,研究历史的人应该全部都看,普通读者却无此必要。有的信内容重要,或文字有趣,但也可适当删节,以节约篇幅。一九四九年以前通行的曾氏家书,也都是这样做的。但通行本所根据的原刻本出于当时政治或社会原因,以及为尊亲讳的原因,而有意不收的信件,本书则特别注意编入,而且尽量不加删节。好在现在全集本家书和旧时通行本都已出版,读者如有兴趣,不妨将各本对照一下,然后各取所需。如欲研究曾国藩和晚清历史,或写论文时引用,仍须看曾氏家书的全编,这是需要说明的。

关于曾国藩的与弟书,刘伯承对薄一波说过:“这位‘曾文正公’,其人不可取,但也不要因人废言。他的家书,也并非都是腐儒之见,其中有些见解,我看还是可以借鉴的。比如说,他给他的弟弟曾国荃写过不少的信,其时曾国荃镇守南京,已是万军之将。曾国藩在信中一条是劝他戒躁,处事一定要沉着、冷静、多思;另一条是劝他要注意及早选拔替手,说‘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薄一波也补充道:“曾国藩讲的这两条,作为治军为政之道,不无道理。”(见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教子书》谈的多是读书作文之法,《与弟书》谈的多是治军为政之道。曾国藩、曾国荃的治军为政,与刘伯承、薄一波的治军为政,当然是有很大不同的;但如“处事一定要沉着、冷静、多思”,“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这类方式方法也就是战略策略,则古今前后尽可相通。故刘伯承觉得可以借鉴,薄一波认为不无道理。因此,将曾国藩与弟书从全部家书中选出,汇为一册,既采旧时通行本删繁去冗之长,复补其为避时讳而隐匿删节之过,也就很有必要了。

古代的帝王将相、卿士大夫、墨客词人、儒生才子,都是过去了的人物,属于过去了的时代。如曾国藩者,替爱新觉罗皇室效忠,

消灭太平军,故无产阶级谓其人不可取,而其思想体系固无以异于其他士大夫。现代化无须熟读离骚,当然也无须熟读曾国藩的家书,因为它决不能指引我们走向明天的世界。但是,它虽不能指引我们走向明天,却很能够指引我们了解昨天和前天,即了解旧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旧中国统治阶级有它的统治思想和统治方法,这就是以儒为体,以法为用,以黄老为权,以纵横为变,在这方面,曾国藩有很深的研究和心得。他确实不是一个书呆子,他的成功主要得力于对传统政治权术和谋略的运用,而在《与弟书》中,他最充分、最坦白、最没有保留地同他的弟弟进行了交流,这本书确实是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讲出来的私房话。

应该说,一个真心希望中国现代化的人,对于在旧中国实行专制统治的“帝王将相”,以及为其制礼作乐、出谋画策的形形色色的“士师”们的政治谋略和政治权术,上起韩非、李斯、秦皇帝,下至慈禧太后、曾国藩……,从理性上到感情上都不可能不深恶而痛绝之。(至于其他方面,古人当然不乏可取之处,如刘、薄所说的两条,又如曾国藩的严以教子。)然而,欲求中国之现代化,尤其是愿意多思考思考中国的历史和未来的人,却又非认真研究和剖析这种代代心传的“法”“术”不可,其理自明,无须多说。

中世纪的欧洲有一位“士师”马基雅维里,曾将他研究总结出来的君王统治经验写成一本《君王论》献给他的君王。此人在生前并没有得到很多奖赏,死后却得到了很大的名声。我觉得这本《曾国藩与弟书》,谈的虽非君王统治之术,却是将相统驭之道,故可称为中国的《将相篇》,与马氏的《君王论》相提并论。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岁暮天寒,呵冻作此,写毕已凌晨二时矣。

曾国藩与弟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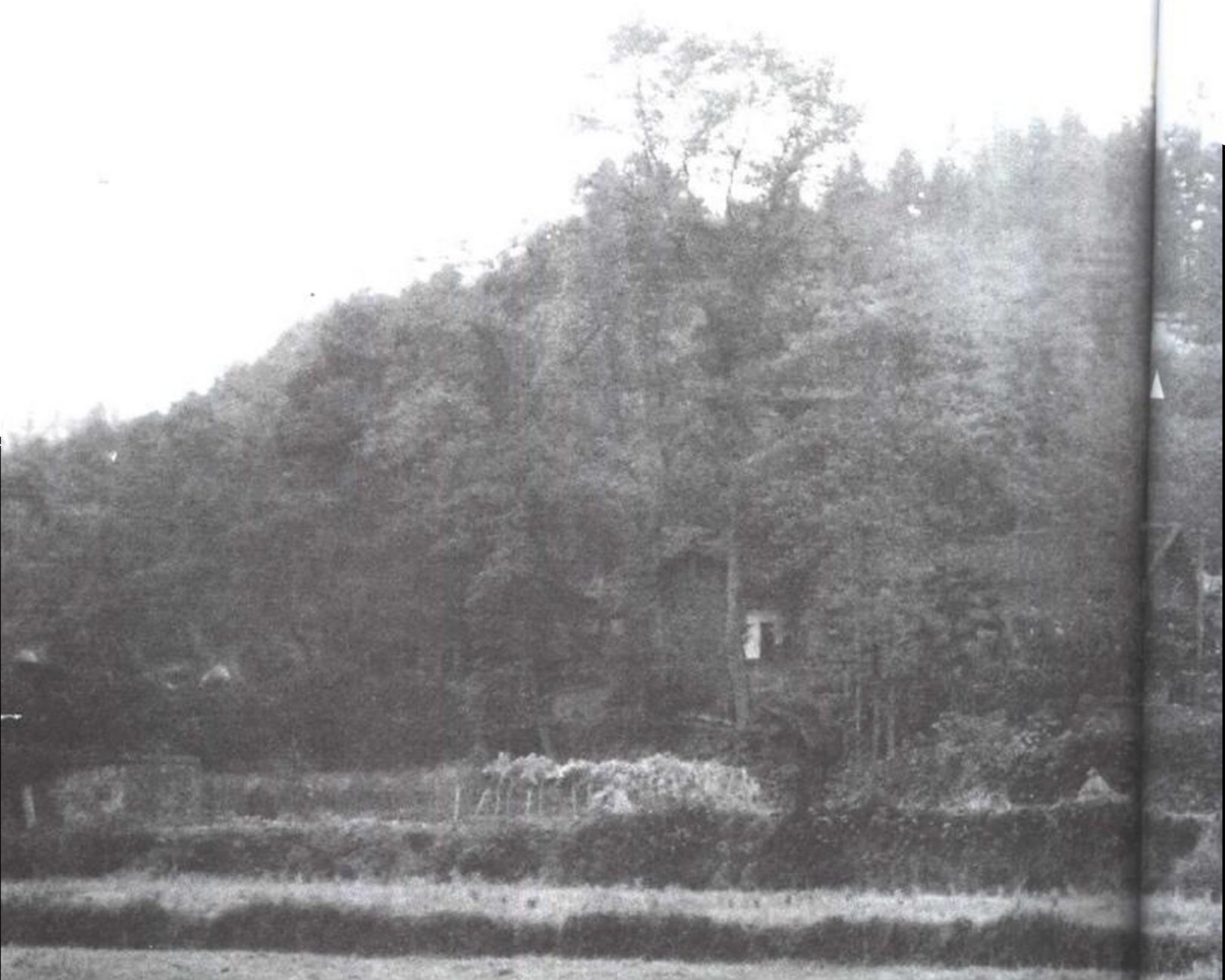
[重印附记] 这篇序言是一十二年前本书付印时所写的,此次交岳麓书社重印,稍微作了几处文字上的修改。

二千零一年十月十日,钟叔河校改后记。

- 曾国藩与弟书，二百九十二篇（加上节要附录的为四百八十四篇），其主要内容是交流政治、军事、社会和学习等方面的经验，是一个政治人物的私房话。书中充分谈到了专制政治的权术和谋略，可以与马基雅维里的《君王论》相比，称之为中国古时的《将相篇》。

曾国藩墓地全景

- 地在长沙市河西伏龙山,距猴子石大桥西头约十二公里,清朝时属长沙府善化县,今属长沙市望城县坪塘镇桐溪村。
- 曾国藩于清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一八七二年三月十二日)死于南京,灵柩于五月运回长沙(曾氏为长沙府湘乡县人),先浅葬于南门外金盆岭,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五日(一八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与欧阳夫人合葬于此。
- 小图为茆墓,即大图中△所指处。



目 录

一个政治人物的私房话(钟叔河)·····	1
----------------------	---

道光时期

二十二年(四篇)·····	1
二十三年(三篇)·····	12
二十四年(八篇)·····	20
二十五年(三篇)·····	37
二十六年(一篇)·····	41
二十七年(三篇)·····	43
二十八年(五篇)·····	47
二十九年(七篇)·····	53
三十年(十篇)·····	66

咸丰时期

元年(八篇)·····	68
二年(一篇)·····	82
四年(十八篇)·····	84

曾国藩与弟书

五年(十三篇).....	100
六年(十二篇).....	115
七年(十三篇).....	127
八年(二十四篇).....	140
九年(二十一篇).....	169
十年(五十一篇).....	186
十一年(六十七篇).....	219

同治时期

元年(六十五篇).....	258
二年(四十五篇).....	301
三年(四十六篇).....	336
四年(十篇).....	362
五年(二十五篇).....	369
六年(十三篇).....	392
十年(八篇).....	402

道光二十二年

□九月十八日

□京寓

○穷通由天作主，予夺由人作主。

○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
万不可兼营并鹜。

四位老弟足下：

九弟行程，计此时可以到家。自任丘发信之后，至今未接到第二封信，不胜悬悬，不知道上不甚艰险否？四弟、六弟院试，计此时应有信，而摺差久不见来，实深悬望。

予身体较九弟在京时一样，总以耳鸣为苦。问之吴竹如，云只有静养一法，非药物所能为力。而应酬日繁，予又素性浮躁，何能着实养静？拟搬进内城住，可省一半无谓之往还，现在尚未找得。

予时时自悔，终未能洗涤自新。九弟归去之后，予定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之法。读经常懒散不沉着。读《后汉书》现已丹笔点过八本，虽全不记忆，而较之去年读《前汉书》领会较深。九月十一日起，同课人议每课一文一诗，即于本日申刻用白摺写。予文诗极为同课人所赞赏，然予于八股绝无实学，虽感诸君奖借之殷，实则自愧愈深也。待下次摺差来，可付课文数篇回家。予居家懒做考差工夫，即借此课以摩厉考具，或亦不至临场窘迫耳。

吴竹如近日往来极密，来则作竟日之谈，所言皆身心国家大道理。渠言有窦兰泉者，见道极精当平实。窦亦深知予者，彼此现尚未拜往。竹如必要予搬进城住，盖城内镜海先生可以师事，倭艮峰先生、窦兰泉可以友事。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予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漫

道光二十二年

火温，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虽略有见识，乃是从悟境得来，偶用功亦不过优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汤，遽用漫火温之，将愈煮愈不熟矣。以是急思搬进城内，屏除一切，从事于克己之学，镜海、艮峰两先生亦劝我急搬。

而城外朋友，予亦有思常见者数人，如邵蕙西、吴子序、何子贞、陈岱云是也。蕙西尝言：与周公瑾交，如饮醇醪，我两人颇有此风味，故每见辄长谈不舍。子序之为人，予至今不能定其品，然识见最大且精，尝教我云：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此语正与予病相合，盖予所谓掘井多而皆不及泉者也。何子贞与予讲字极相合，谓我真知大源，断不可暴弃。予尝谓天下万事万理皆出于乾坤二卦，即以作字论之：纯以神行，大气鼓荡，脉络周通，潜心内转，此乾道也；结构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气言，凡坤以形质言。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即此道也。乐本于乾，礼本于坤。作字而优游自得真力弥漫者，即乐之意也；丝丝入扣转折合法，即礼之意也。偶与子贞言及此，子贞深以为然，谓渠生平得力尽于此矣。陈岱云与吾处处痛痒相关，此九弟所知者也。

写至此，接得家书，知四弟六弟未得入学怅怅然。科名有无迟早，总由前定，丝毫不能勉强。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进德之事难以尽言，至于修业以卫身，吾请言之：

卫身莫大于谋食。农工商，劳力以求食者也；士，劳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禄于朝教授于乡，或为传食之客，或为入幕之宾，皆须计其所业，足以得食而无愧。科名者，食禄之阶也，亦须计吾所业，将来不至尸位素餐，而后得科名而无愧。食之得不得，穷通由天作主，予夺由人作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作主，然吾未见业果精而终不得食者也。农果力耕，虽有饥馑必有丰年；商果积货，虽有壅滞必有通时；士果能精其业，安见其终不得科名哉？即终不得科名，又岂无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则特患业之不精耳。

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吾